



遜志齋集卷之七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
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
之盛惟其德克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
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
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為七莖九莖而管籥
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
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虫動植得其性中而黎

庶蒙澤樂生故天為之發醇地為之孕英使粹美奇
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為
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為龍介而為龜未見聖人者因
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
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
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
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
者讞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為天下慶非特一時
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
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

物僅可為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
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
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為禎祥於天下國
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
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
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
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
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

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
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
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
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興俯
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
瀆長翕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
澄瑩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
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
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
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

備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決于
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鮑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
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
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
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
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
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
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
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裡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
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

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讎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
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親盛禮謹
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
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
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蕩削穢腥
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
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
大賚是庸析楊不陳囹圄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
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為螟螣撲之除之降以風雨

澤溥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
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詠令辰
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
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
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
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
幣玉旣飭地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
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
觀其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
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

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
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昨拜跪周旋
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炯炯
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
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尔臣隣
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
助予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氓勿苛尔刑必臻乎平
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
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
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

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
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敷義聞震于四
表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
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
是宣獲王宸衷密感未俾醴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
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警寤

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為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日告于天地祖宗為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為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室之明徵豈徒

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知寶厥寶而不知天之做寶知天之做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主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

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
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
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
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
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
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錄乎
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衛其蟲篆
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
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為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
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嘆稱錄

有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親
盛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
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宝伊何神妙莫測歛
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妙受重華承
諸放動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
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
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齋秦聖賢迹熄以
器為寶不寶道德茫茫子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
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
明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

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
宣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桡楊解
其縲綆孰祖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
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為贖還畀父母有齒于途或
斃于原歛而瘞埋釋其痛寃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
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
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群
喙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葺爾室廬膏
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
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

為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
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
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
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邈為寶肇自
聖皇皇陛黼座室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
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祗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為權衡喜怒
從違以道為經緝熙日新太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
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寧云誰
便然茲寶之神匪室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

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為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為德日暮親政勤勵靡違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論以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為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

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為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率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至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為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為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

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覲之時而放逸於閑
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
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
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
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
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觀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宸
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為一思慮圖猷靡有
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
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
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

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為治以
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
以敬為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
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
矣臣幸以勸講為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
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
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已無為百度以貞四海
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三聖
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
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盥而食淵默

齊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
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
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
謙抑內外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
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錘于小喜怒之發必循
乎道息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
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有
訓辭怠則患生敬為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焉於
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
八埏華構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為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
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論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
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
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
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為教本敬為德基本立基宏
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為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
謹節為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
綵服餘閒挾戎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
亦有旨甘進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
寧海童君以具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
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為我必式

喜友堂記

真素先生家工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
燕衍以娛_缺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
牖先生左處_缺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

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
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為所懽吾能論之凡人喜幸
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
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
貪者喜賄相_缺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
一室團栾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
兄弟之間非特_缺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
豈曰無家兄弟不為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
爾篋爾墳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
食不待奢分_缺食并殮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

風月之夕行必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
弟稱于後兄出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語言飲此醇醴
盎然春溫允然之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
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
未為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醉酒先生起舞
取酒酌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兄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
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
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

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
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
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
有富而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
付諸痴兒債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
天之俾汝為弟為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
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
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病癢手足撫摩
不待勉強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
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

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指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
顛連無告視之顛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
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
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
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
之小六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
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
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為昏迷汨其天

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
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
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
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
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
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言患不能
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債國瘵官為休為
祥為凶為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
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為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
微艱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

身勲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
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
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有序

善為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
不鑿其天顯然無思類然無為椎魯敦樸而不雜以
偽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智
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
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
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

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
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
輩間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
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
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
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
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裨學雅
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
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
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馬陳君閱習俗之澆弊欲以

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寧失之於野
可尚哉其為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
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
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為
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
文過為媮質甚為野以媮况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
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
以飾喪真為諛為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
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
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

濠戶甕甗哺其植果蒹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汙而弗施
惟野之尚愧不忍為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慙乎不文
惟野之甚亦蕩蕩流俗機詐目繁上下胥欺莫知其寤
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為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
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
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
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
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

名縉紳問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双桂連理之祥因以双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心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嘗其夢蓋空盡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程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双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

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茲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林木望於東南扶桑可新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誅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克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

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白永讀書齋銘

士不知所為學久矣文辭以為華記誦以為博古之
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
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
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
之美持美勿數為器為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
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
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為惟心
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

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為天氏萬理
緜緜揅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刻其穢外嫖
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為準以賢為徒大道
是趨廣居為家勿溺於汚勿畫為邇日運天行真語
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
天下難乎治平各克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
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已俗學卑卑為俗攸嗤非有君
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求懷

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濬發斯

文以相乎乾坤

右方研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右圓研

產乎夷成乎一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右俊研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暘仁君之聖也
卑孝而克之則為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為澤民之政也

九箴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茲者老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
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

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
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
讀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為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
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
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祇慎小心
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
俯仰無忤純乎天德與聖為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為仁賢制度有常
尊卑有叙愛親忠君卹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修身
孰為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
所為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為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况茲有國
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温顏抑氣先意承歡
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
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由君親既安心乃無憂
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睿哲

尚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為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
攻乎文藝觀德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為師
窮理正心固守勇為法堯為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
文王是效簡冊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
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疲憊空言漢之賢王
東平稱最篤行為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
德業無傳識者弗減聖明御世好善崇德鑒乎成憲
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
天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顛方趾共本異形
苟揆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
如抱疾痛燠念民寒飽思民飢已享安逸恐民之疲
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灾厄衆庶樂業
國乃富強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
世薦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譬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

下建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
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成一經紀相維
名分有秩禮之為治折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
賢哲知本檢身克己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
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為國以禮聖有明訓
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已厚人
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夸
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尚朴懲奢

天下從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筋玉杯賢臣所憂
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為鑒慎力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
烏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尚戒慢遊
日昃不遑西伯興周古有格言燕安鳩毒汲汲為善
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
目視簡編心惟臬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
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為法為戒
察理既精勇為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克乎德業

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由此而積敬于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
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己慮不及人
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
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格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
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慎齋箴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
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

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為貴里人王君仲臧嘗病
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
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轡以馳忽而
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
世之人以肆為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
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為德符行為德機
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
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為詭誕以啓厲階
將行而思必由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
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心由粗而精由微而鉅

敬慎無愆勗哉君子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禘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
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
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
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
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
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為徇乎邪僻
考其為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
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

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
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
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
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
可為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
遂為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
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
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
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
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

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
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
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
蔚瞻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
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
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
言為耻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
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
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
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

古者謚後世謚之今欲取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
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
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
言死而易名於義為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
而端圓而勁以摹畫成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過佳
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
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
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

卑猥事不稍惜相與里巷所為偏政疑軟惡者等
不知其為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
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
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為也美者易
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
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
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脩紀法居廟朝治海內
而不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
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
尚為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

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五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
姑脩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
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
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上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
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今驚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
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區區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
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
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幽平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

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
為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為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
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漸
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
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
畏其將此言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
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
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為何如仁也而或賊之
以伎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為驕慢之所
勝智也或為小慧之所誦以言乎臣而忠或疾焉以

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
言乎小而或未能為天下用凡天賦之內有所闕皆
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
生焉般樂怠傲醜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
則為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
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
為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
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
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為之
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

美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
愓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
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
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
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
君子小人之分觀其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
仲義事予為弟子者五年其為學篤謹不懈而持已
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
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為君子之歸也故
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

以正予言也夫其尚曰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問謂予曰
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
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為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
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
見志子以為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為
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為人而
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
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

也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
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
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
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
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為無志而所
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為
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
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
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
學而為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

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質魚鳥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為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歛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入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為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

為耻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自心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石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為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卜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為辭以記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有水火以為爨鹽梅以為和寒暑以為歲由其離者必觀之戾乎其

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類，所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為君子者。視其心，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以端方而不犯惡，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為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為學，柔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違衆，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六，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執矣。慎哉！

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相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溫乎戒哉，爾毋合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蠶，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為敬也，溫者所以為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土人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允脩。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莊及字說

麟溪鄭君知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
生先子貞孝君以稽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
之義公嘗以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
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為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
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
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
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為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
同苟無度以繫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
群材既備工且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為柱為梁長之
為棟楹短之為楔榱苟無度以繫之何由成匠石之

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為鐘斲石為磬絙絲為琴瑟剡
竹為簫管穴匏為笙搏土為埴革為鼗鼓木為柷圜
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繫之則音何
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為井或樹城
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為
郡縣以統之設為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音首
苟無度以繫之孰得其數而為之限域也執度之為
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
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忮者不敢怒智者不敢
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一公而無私也

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
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為庶以竈煉即其
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為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
為辟矣夫人之為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
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
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
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為度
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孟子荀卿之徒則以聖人之道為
一時所師為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其身以善化
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其心為度乎一郡

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
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為
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
者十世堂庠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
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為一郡之度矣
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
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
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為賢者乎其不得為一國之
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
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為宇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

雖賢而不為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緼紳曰仲緼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為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璠玞也而貴之者非以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辯之天子以

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緼組則士也緼者赤黃之色而孟緼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脩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緼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緼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禪以朱綠素而禪垂者大夫也而禪以玄華練而禪垂之下者士也而禪皆以緼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為帶可也謂帶為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為用約身

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播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播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其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為禕而字為子克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

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為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為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己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况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紉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

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為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大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為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

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人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為學先生學焉而至者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畧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

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入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為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為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為無益矣烏傷傳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

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為千仞號檉楮以梧櫟人必檉楮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實之為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為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

加傾於極盛之餘而盡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為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為玄為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登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為不然寵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騫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

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魏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者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竒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

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
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
名曰文而字為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
更名曾而字野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
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為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
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睹矣革既弊之
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
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
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
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
而仲虺為良臣蠋螻動之微也而王蠋為貞士滅惡
徵也而子羽為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
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
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
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為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
故以美言為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宝
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
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

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為魯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為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况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

致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居相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俛俛在于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

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
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
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實贊相與言曰欲晏
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
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
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
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
地蔽藏之時道形於沙泥之中曾不如暖井之跳蛙
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
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

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畝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
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
於時天下無難為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銜者
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汗也雖晦
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
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
自銜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
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
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
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

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
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
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為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
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
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
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
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豈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
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

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
其士君子之為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
而發言焉則為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為善行矣
由是而措諸事為見於德教則為善政矣言善言行
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
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為安者安
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
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
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為善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
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

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
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為未至則上而取法古
之聖賢以為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遜志齋集卷之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八
雜著

考祥文

孰為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
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為殃苟失其道上下
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
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為善于
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

已招山崩川竭雖為可畏孽庸賢遁尤為可惧此晨
祗乳人以為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
妖為祥行如跣躄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
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為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
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
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為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
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
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

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為藝也善而為識也卑君
子之學自行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違恤世之愠喜感
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
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俚
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
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尔望於人也過深而
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
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
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
遠者不取效于迹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為一身

以大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
下治乎無窮上汴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
奚為栖栖焉隘狷而可鄙山藝之所以為小技而予
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吊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憇于道旁兮
觀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
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
黠鼯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曩志之無成惟
君皇之御極遺兮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為未足遵兮卑

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殫兮外震威乎遐裔
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
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
業之易頹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
疲弊而不痊竒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御究諒
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
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
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
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廢嗚呼哀哉形
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為隱憫

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
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
有所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
默出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
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
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額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
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
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

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
迪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
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
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妣寵命
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
敢不祗順暨躬暨嗣人曷敢伏弗思錫繼忠孝于將來
時欽歎曰斯我后之德時迄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
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違乎
昭憲誠宜薦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謔乃裁降之大戾
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友邦之寶龜灼知幾

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
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者成人繼自今
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灾罔豫矧臣
承導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
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膏子顛祈於天天必閔應臣
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
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建
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
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
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

尚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
水疾風遠只尺莫進如受繫維今赴京師合車從汴
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
不可以忱篙人擄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
歲當大比群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
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
凡尔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休國
亦神之耻咨尔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

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
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
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
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
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
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
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
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

之為而不思極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
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
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
懸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
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
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為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
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
千里之內為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

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為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為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為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為侯冕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具

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階坻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其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

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
猶不當尔况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
審矣然而守令嵒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
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
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
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
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况君侯
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
以行則猶天之為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
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

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
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
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
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
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屬民不
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
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况君侯天下之僑男
子以生民為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
乎君侯其勿謂其不為也其腰下有三尺劍欲為四
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元

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
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
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答賦

敷言而兮以陳辭質尼父以為理兮要
子輿而兮抗志兮火中以為期匪道
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
息乎瑤之圃睹瓊瓌之溢目兮胡獨兮猶豫而不取
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
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

悼道文之湮喪兮

之惟輟比吾濟乎大江兮

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溼漉兮虬螭號進只尺其

莫遠兮忽回薄如羽毛縴絙兮而奚施兮慘恒沮以

煩勞兮好遠而負重兮將

聖苟斯道其可

望兮雖瀕死吾何病兮一食而忘味兮

而不

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驚

兮挹山川之麗淑岱宗屹乎北屏兮鳧與嶧其睨龜

兩觀芟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跽舍齒于杏壇兮

盼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

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壤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覲聖而交賢兮豈不顧乎此度
喟揭復乎盛時兮固難趨而步昔子輿之有言兮
謂凡民乃有侯豪傑塞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余
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純
兮親又迪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示
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致何有積而不增兮
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其若驚駕從
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漸之始冰選微入於中流兮
舟楫而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以
昭明而光大兮曾不

夫一語無峽峽以為大兮無以為頓無矯矯
以為直兮無營營以為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
務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
乎有名兮所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
之攸懷斯言之不能忘兮吾意之未堅始敬
而不怠兮茲少逢悠揚蛾眉之姣好兮衆女
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與之競食屈媿麗
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兮推魯
惡而遠斥願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為鬼域立言

而輔經兮儉鄙譽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
之極愚彼設而坎弁兮憐不顧而徑趨焉帖翼而下
搏兮孤鷗以為狼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為侶
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
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微而不揚方
進鬻而其所為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耶奉之善誘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為師
友以倒屣而見榮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
兮曰非敢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

謝之恒理擠俊而訕哲兮而何耻繫人厥有
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哀德
兮豈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
昔忠人謂何兮明憐戚於細故神
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起何異蟬蚍與蟻螻
後百世而無終
馴麒麟以駕軼兮繫
而凌鴻濛吾將視天
責於外物兮期企乎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
 布。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為發育與稔歛群物，
 從而榮悴兮。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歲瀆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術而能。極靜靜乃動之根兮，
 五氣上果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
 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者聖師之無憲猶
 日。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揚

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倭之為。而潛
 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緜千載之遺統。揭
 道與為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瞽
 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失
 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切兮，何異。螻
 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平前脩。有虞信莫京兮，餘
 可以以為速。標禮樂以為職兮，施仁義以為舟。濼湯
 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為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
 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扁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已兮耻流俗之狂
猨若默而行正兮惡夫歸貌與多言示狙猿以
周禮兮競叫噪以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之中情敢靜學之嘉
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兮脩道以立成
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 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貌昧陋而違也視冥芒而無覩兮
聽瞠瞠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

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婚志
兮出字內而求友既高米兮亦微容而寡受
紛瓌琦之豈無兮逞珠麗之叢採驟而俄跼兮或始
揚葩而遽朽焚芸芸之易逝兮莽悠其何之恍晤
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
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素
之靈霄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
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園鈎群言而
交貫兮迥孤舉而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
却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閭以術

鬻兮競攘竊而不忤苟得之以為宜兮失然悻而不
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蘇腐櫟以為芳
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寶豆兮毀擣珎為穢臙獻
蒯臬以為領兮謂錦纈可直履舞山鷄以效祥兮威
鳳羞而羽既自欺以感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
若子之誠一兮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歛
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

醉稱觴

以文章

寐兮

恭

眩惑矣

九州之廣大兮固三

代之禮何賢哲之寥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
而樞之考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
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侵於
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是極斯
世之遺失嗟乎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
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為美兮何壽
天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个又何異生有樂
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方古
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地而
合兮川有壅而為丘化昭明於腐兮鏤覆載而不

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漸滅兮矧天人復誰重日
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為生不永
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天般今誰究誰考遊
兮返其真愚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才
降矣後復振多缺候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憇樂矣之幽情處蔚
然之深秀蒼雪洒乎涼颼綠陰蔽乎清昼春之時也
暖律乍起和氣方割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鸞行
風節持以雅素體質首而端莊其夏也南薰解籜丹

鳳來儀香馥壘累而可簇密葉重重而翠圍坐黃
乎節奏珮玉鳴采參互左毗佳麗以寢雄據靜便而伏
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苗而事脫羈之衣渭川致乎斯景
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
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噴金水環迴而嗽銀
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裯或彈棊而雅歌或解
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鬪真固平生以
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
凋玄冥降兮郡陰曉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鳥
逝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

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
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
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雞
而拜楓階此獨咀明霞而高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
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
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
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
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
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
汨汨子誰爭子所疏一噐子酒一觴樂以忘憂子歲

月長羨彼五陵豪富子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子莫手
糲糠松花飯子荷葉衣曠兩耳子遠是與非朝其遊
子莫而歸安得從子子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
及諸孫燧煥耀而以字為屬余惟冠札之不行也二
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為耳目之美
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
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
欲四子者為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為用惟絲

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
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燭
為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
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晞允充是
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
焉不為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
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
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我爾弁而
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
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為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

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
下庶事_{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
之則艱無為則弛有為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
要則為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
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脫
眈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
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
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基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興
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為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
火之為用與菽粟同_此燧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

素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尔致用比德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盖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蔭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尔欲為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為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為政飭于家治比閭里暨躋于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為礼始曷始于茲備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于儀致

飾于外惟備之務蓋思厥德靈有未具尔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尔後昆爚為尔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為明匪字之美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為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為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為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蓋賦譏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于為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

緝熙于光明斯為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
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其備能思而行猶古
之意爾名為燿燿為輝光曷以字之允克孔臧惟天
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
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翔
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
而陽視于其身威儀其都發為辭令為世大謨豈欲
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
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克
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之則思前武臣

聖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者
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用方
彙吾獨何為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
心使及于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
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
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
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
為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

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
安泰之時而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
其所能為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
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悵獨
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躋且阻鯨鱈據川兮陸有
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
我心勞苦楓楮葉暗兮霧沓冥毒氣漲天兮蟻蚋又
鳴蠻之人兮鳥獸嚶嚶被髮兮傑行血為飲兮蔭頰
頰君之處兮誰為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
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偷樂兮恬康尊盛兮

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
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俟俟汝問兮汝里食有黍
稻飲有醴有豚兮有芹繳有鷄兮豈有鯉有子為養
兮羞服温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壘兮
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為兮去此我之
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逝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
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
兮賤我疇能遠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
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季札
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馬往而不合管

蒯可以為服草木實可以為糧舍故鄉可無思兮皇
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
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
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驪為婺女之墟於墳
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
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
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寶
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

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到方聞
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為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
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
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
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
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
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覩王國之光經授
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公翊興學不乏楊馬
三蘇之才况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
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

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
夫何近代以來徒為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卉鮮
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
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
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酌先酒蓋思麩藥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
粒食之始况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體堂構積累
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祭反二者之
不如是以宗廟為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

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
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
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
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踈世易人亡祠祭
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
時盂飯盂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
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
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
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
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僞

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
忝吾祖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